

《赛太岁》

主要角色

李七：净
解差：丑
王良：小生
王天祥：老生
张氏：旦

情节

临清大盗李七与秀才王良同游妓院，厮打生嫌。后李七因打劫包府被逮，诬攀王良。州官王天祥疑王良非其同党，乃令王良乔妆衙役，使李七辨认。李七不识，乃故意辱骂，激王良变色，终于认出；并指王良有白绫裹腿，官当堂查验属实，王良竟被诬陷。王良被李七攀诬入狱，王良家人陈唐于起解时，以王良夫妻情笃，哀求李七，李七感悟，遂允向官自承攀诬，代王良开脱。

注释

《赛太岁》为《白绫记》故事之一部分（《白绫记》已于本汇编第十集刊出）。《赛太岁》包括：《审七》、《闹监》、《起解》、《长亭》四折戏。此本为郝寿臣先生在多年演出中作过加工、创作的，与《白绫记》有所不同。其中《闹监》一折，为郝寿臣先生所独创。故于刊出《白绫记》后，复刊此本。

根据《京剧汇编》第十六集：郝寿臣藏本整理

【第一场】

（四青袍、王天祥同上。）

王天祥（引子） 为官清正，与黎民，判断冤情。
（念） 十载寒窗苦，读尽五车书。名登龙虎榜，教民德化敷。
（白） 下官，王天祥。幼读诗书，得中第八名进士。叨蒙圣恩，特授临清州正堂。自到任以来，百姓倒也驯顺。只因包府家人报道：有一十八名江洋大盗，打劫包府一案，抢去金银，伤害人命，已被拿获一十七名。拷问贼头李七，供有本城秀士王良在内。也曾命差役，提王良到来，与李七对审。这般时候，未见交签。左右，伺候了！

（快班上。）

快班（白） 走啊！
（念） 王良今传到，报与太爷知。
（白） 启太爷：王良带到。
王天祥（白） 带上堂来！
快班（白） 王良走上！
王良（内白） 来了！
（王良上。）
王良（念） 闭户攻书，犯法不知。
（白） 生员王良参见太爷！
王天祥（白） 王良！
王良（白） 生员在。
王天祥（白） 你既身为秀士，就该安分守己求取功名才是。为何与响马结拜？
王良（白） 启禀老父母：生员只知闭户攻书，不晓什么“响马”二字。求老父母明察！
王天祥（白） 唔。也罢！待本州与你做个凭天断。
王良（白） 请问；何为凭天断？
王天祥（白） 你可扮做本州衙役模样，站在堂口，叫那李七认你。他若认得你，便是真贼实犯；他若认你不出，管叫他罪上加罪。本州自然开脱与你。
王良（白） 多谢老父母！

王天祥 (白) 来!

快班 (白) 有。

王天祥 (白) 带王良下面扮来!

快班 (白) 是。随我来。

(快班、王良同下。)

王天祥 (白) 来, 传禁子提李七出监!

(禁子上。)

禁子 (白) 呔, 李七出监哪!

李七 (内白) 来了!

(李七上。)

李七 (白) 哇呀, 哇呀, 哇呀呀!

(数板) 做贼的不听劝, 半夜三更逞好汉; 偷骡马, 盗绫缎, 吃花酒, 歇花店, 大元宝, 手内攥, 赌博场中胡乱骗。只望一场真富贵, 谁想弄了二年半! 天不容, 把事犯, 刀枪矛子解当官。头门上, 也要礼, 二门上, 也要钱。上面坐的是活阎罗, 这两旁衙役似鬼判。太爷堂上冲冲怒, 我李七在下面心盘算。板子打, 拶子拶, 锁南牢, 带进监, 到晚来还是他娘的单身汉! 有朝一日京详到, 咯吱咯吱, 去掉头上的九斤半。尸首堆在阴沟里, 猪来吃, 狗来餐, 乌鸦头上打转转, 打转转。

(念) 昔日忠心一宦家, 奸佞所害走天涯。曾与好汉来结拜, 偷盗犯了皇王法。

(白) 咱, 贼头李七。只因打劫包府一案, 被临清州拿来, 咱弟兄一十七名。俺们有一第老的, 他自幼学会九滚十八跌, 他就跌、跌、跌, 跌出了天罗地网。啊, 这太爷追究我这一名罪人, 咱答应一声无有, 就是一夹棍。两声无有就是两夹棍。哎哟哎哟! 咱实实受刑不过, 猛然想起一家仇人, 就是那本城的一个秀才, 名叫王良。只因那日在勾栏院中, 与那些姐儿们争风斗殴。他有一个家人, 名叫陈唐, 他就打了咱一板凳腿, 那王良赶上前来又踢了咱一靴尖, 谁想那娃娃靴大足小, 露出了白绫子的裹脚。咱如今将他攀扯在内, 就将白绫为证。今日又将咱提出监来, 莫不是那王良拿到了? 王良啊王良!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闯进来!

(王良改扮随快班暗同上。)

众役 (同白) 带李七!

李七 (白) 太爷在上, 李七叩头啊!

王天祥 (白) 李七!

李七 (白) 有。

王天祥 (白) 你昨日供招, 有本城秀士王良在内。

李七 (白) 怎的无有?

王天祥 (白) 他如今不做响马了。

李七 (白) 他做什么呢?

王天祥 (白) 他在本州堂上, 做了一名衙役。你去堂口认来。若是认得出, 便是实犯, 若是认他不出, 贼呀贼呀, 管叫你罪上加罪!

李七 (白) 谢谢太爷。哦喝, 好啊! 好个清如水明如镜的太爷, 言道那王良不做响马了, 在本州堂上, 当了一名衙役, 命咱下面认来。若是认得他出, 便是实犯; 若是认他不出, 便是诬赖仇攀。贼呀, 贼呀, 管叫咱罪上加罪!

呵喝, 呔, 闲人闪开, 你七爷爷要认那王良啊!

(李七认。)

李七 (白) 且住。咱与那王良在灯光之下, 见了一面; 如今咱是怎地认得呀! 哦喝, 有了: 咱不免站在堂口, 百般叫骂。他乃是个年幼书生, 他不变颜变色便罢; 他若变颜变色一定就是他。哦喝, 呔, 王良我的儿啊, 你既知好汉爷爷们犯罪, 你就该打上一坛酒, 买上一方肉, 看看你七爷爷才是, 你七爷爷也不攀扯你在内。如今你站在堂口, 他娘的佯佯不睬, 我把你这没良心的忘八日的!

王良 (白) 好贼子, 着打!

李七 (白) 太爷, 就是他。

王天祥 (白) 讲!

李七 (唱) 太爷堂上有鬼神,

王天祥 (白) 住了！既知本州堂上有鬼神，就不该攀扯好人在内。
 李七 (白) 小人怎敢！
 王天祥 (白) 讲！
 李七 (白) 小人怎敢哪！
 (唱) 咱李七怎敢攀扯好人？
 兄弟们结拜了一十七个，
 王天祥 (白) 住了！你昨日供认一十八名，为何今日又说十七名呢？
 李七 (白) 有哇！
 王天祥 (白) 在哪里？
 李七 (白) 有哇！
 (唱) 连王良算起来一十八名。
 王天祥 (白) 住了！王良，你可曾与他结过拜？
 王良 (白) 贼呀，我在哪里与你结过拜呀？
 李七 (白) 你怎的无有啊？
 王良 (白) 何曾啊？
 李七 (白) 怎的无有？
 王良 (白) 太爷，生员冤枉啊！
 李七 (唱) 我命他四路去探访，
 王天祥 (白) 访些什么？
 李七 (唱) 打听得包府内广有金银。
 头门上推墙整两垛，
 二门外又挖下两个窟窿。
 王天祥 (白) 住了！头门推墙两垛，难道你们还行走不得，为何又在二门外挖下缺洞呢？
 李七 (白) 哎呀，我的太爷！头门推墙两垛，事儿不犯便罢；要犯了事，乃是明火劫杀，要杀头的罪过。二门外挖下缺洞无非是盗马偷牛的罪过，也不犯死罪啊！我的太爷！
 王天祥 (白) 贼呀，你们的好计啊！
 李七 (白) 太爷，咱们的计不好，咱也不做贼了啊！
 王天祥 (白) 讲！
 李七 (唱) 弟兄们一起往上闯，
 高堂上坐定了老夫人。
 咱向她要金银她无有，
 无奈何小人们动了非刑。
 王天祥 (白) 住了！你们做强盗的，还用非刑吊拷不成？
 李七 (白) 回禀太爷，我们做强盗的，哪里有什么非刑吊拷？咱见那二堂之上，坐定一位老太太，小人们说，老太太若有金银与我们，也就走了。谁想那老太太善财难舍，言道无有。小人们抬头一看，见天棚之上，有一领芦席。小人们将芦席拿过来，中间挖了个圆圆圈套，套在老太太的脖颈之上，四下里泼油，就点起火来。好烧啊，好烧啊！
 王天祥 (白) 可曾烧死？
 李七 (白) 死倒不曾死。只见那老太太脖颈都烧焦了。
 王天祥 (白) 贼呀，你们好狠心哪！
 李七 (白) 太爷，不是小人心狠，是她不给咱银子啊！
 (唱) 得了金银往外行，
 回马枪挑死了小东人。
 王天祥 (白) 住了！你们做强盗的，还敢跨马提枪不成？
 李七 (白) 小人何曾跨马提枪。他家有一小东人，在书房攻书，家人报道，家中出了明火劫杀。那小东人一闻此言，手持一杆矛子，从明处而来，见了小人就是一矛子呀！
 王天祥 (白) 可曾扎着于你？
 李七 (白) 太爷，有道是：忙者不会，这会者不忙，小人用凤凰点头躲过小东人的矛子，将他放倒，照定那小东人肚皮之上，就是咯吱咯吱咯吱，扎了他十七八矛子啊！
 王天祥 (白) 可曾扎死？

李七 (白) 太爷，他死倒不曾死，只见那小东人的肝花肠肚，流了他娘的一大堆。

王天祥 (白) 贼呀，你好狠毒也！

李七 (白) 太爷，也是出于无奈了！

王天祥 (白) 讲！

李七 (白) (唱) 刺死了公子往前进，鬼家庄上分金银。

王天祥 (白) 左右，本州所管之地，可有什么鬼家庄？

众役 (白) 无有。

王天祥 (白) 李七，本州所管之地，并无什么鬼家庄。

李七 (白) 回太爷的话，哪里有什么鬼家庄。乃是我们一句歇后语，就是那乱葬岗子，小人们起名叫做鬼家庄。到了那里，无有天平戥秤，怎么分银子呢？天上下的蒙蒙雨，地下乃是浮土。小人们就用磕膝磕、磕、磕、磕了十七八个窝窝，我们照窝窝分银子。内有一卷白绫，王良言道，众位哥哥，这场大买卖多亏了小弟，把这白绫送给小弟吧！太爷若是不信，他还是白绫裹腿哪！

王天祥 (白) 左右，当堂验来！

众役 (同白) 啊！

(众役同验。)

王良 (白) 哎呀！

李七 (白) 哈哈，哇呀！

(唱) 太爷若还不肯信，
现有白绫作证明。
板子打来上夹棍，
看他招承不招承？

王天祥 (白) 将白绫入库！

众役 (同白) 喳！

王天祥 (白) 禁子，将李七带去收监。

禁子 (白) 嘿，朋友走哇！咱们吃酒去。

李七 (白) 哪里去？

禁子 (白) 咱们喝酒去。

李七 (白) 嘻，咱老子还有话讲呢！

禁子 (白) 走吧！

李七 (白) 呔！咱老子还有话讲。

禁子 (白) 是啦，您说吧！

李七 (白) 哦喝，王良啊王良！你明知道好汉爷爷们犯罪，你就该好酒好肉送进监来，好汉爷爷们吃了，也不将你攀扯在内，我把你这无有良心的忘八日的！

禁子 (白) 得啦您哪，不用跟他生气了，走吧！

李七 (白) 他不懂好歹呀！

禁子 (白) 他不会交朋友。走吧，喝酒去。

李七 (白) 走哇！

王良 (白) 好贼子呀！

李七 (白) 哈哈……哇呀呀！我把你这王八日的！

(李七随禁子同下。)

王良 (白) 哎呀，我王良真真是无妄之灾呀！

王天祥 (白) 唔，王良，你真是真赃实犯，还不快快招认么？

王良 (白) 哎呀太爷呀，有道是：火焰昆岗，玉石俱焚。这样黑天冤枉，叫生员招些什么呀？

王天祥 (念) 抄手问贼贼不招，用棒打犬犬必逃。

(白) 不动大刑，量你不肯招。

来，大刑伺候！

众役 (同白) 哦。

王天祥 (白) 夹起来！

(陈唐暗上。)

陈唐 (念)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白) 我家东人，来到衙中，半日不见回去。我特来到衙内，看个动静。

王良 (白) 哎呀！
(唱) 太爷一怒如雷震，
森严刑法怎担承！
万般无奈且招认，
抢杀焚烧俱知情。
(白) 受刑不过，愿招。

众役 (同白) 有招。

王天祥 (白) 松刑。招上来！
(陈唐背躬。)

陈唐 (白) 哎呀，招什么？

王良 (白) 哎呀！

王天祥 (白) 叫他画供！
(王良画供。)

王良 (白) 情真事实。

陈唐 (白) 哎呀，东人遭此杀身大祸，待我赶速回去，报与主母知道便了。
(陈唐下。)

门子 (白) 招供已毕。

王天祥 (白) 来，传禁子。
(禁子上。)

禁子 (白) 伺候老爷。

王天祥 (白) 将王良上了刑具，带去收监。

禁子 (白) 是。
当堂上刑。呔，走哇！

王良 (白) 唉！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罢了啊，罢了。
(王良随禁子同下。解差上。)

解差 (白) 啊哈！
(念) 离了东昌府，来到临清州。
(白) 来到衙门里啦。哟，巧极啦，太爷还没退堂，带我前去禀见。
太爷在上，解差郭顺叩头！

王天祥 (白) 你奉何人所差？

解差 (白) 小人是奉东昌府所差，这有公文呈上。

门子 (白) 公文一件，当堂拆封。

王天祥 (白) 哦，原来是上司令文，命将一十八名江洋大盗，解往东昌府复审。
好，解子就命你原差原解，派二十名官兵护送，明日启程。

解差 (白) 回禀太爷：现在路上，青苗正盛，犯人又多。小的一人解差，恐有照顾不到，倘若路上走脱一名，太爷的考程要紧，小的也吃罪不起，求太爷还得赏差！

王天祥 (白) 嘿，太无用了。退堂！
(王天祥下。四青袍同下。)

解差 (白) 求太爷还得多多赏差，多多赏差！
(解差看文。)

解差 (白) 哟，有的，好哇，退了堂啦。我这是跟谁说话哪？把文书扔下来啦，蔫溜儿啦。不用说，这差使是我一个人的啦。哎呀慢着！我听说大盗李七，十分凶恶，谁都不敢惹他。一路长途，这怎么好！
(解差摸头。)

解差 (白) 唉，话又说回来啦，想我当了一辈子的解差，是个老手啦，什么样的厉害人、吝啬人，我都见过。只要经我一整治他，没有不服服帖帖的。待我去到监中，看看那李七的样子，施展施展我的手段，给他一个下马威。说话就走哇！
(唱) 狱吏解差心不狠，
世上应无善良人。
(解差下。)

【第二场】

(陈唐上。)

陈唐 (唱) 祸福无门人自招，
自己作孽不可逃。
因果相生循环道，
但不知少东人罪犯哪条？

(白) 方才老汉进衙之时，只见大家，交头接耳，纷纷议论。都说是大盗李七，抢劫包府，破案落网。审问口供，招出有本城秀士王良在内，并有白绫裹腿为证。可惜年少的书生，前程远大，怎么做出这种败名丧身、污辱门楣之事？哎呀，这个消息果成事实，刚才又只听道招认、画供。这、这、这岂不屈死我那少东人了！呕，呕是了，想我少东人不听老汉之言，好走花街柳巷，那一日去到宜春院中，与李七争风斗殴，结下冤仇。老汉打了李七一板凳腿，少东人又踢他一脚，被他将靴扯下，露出白绫裹腿，偏偏他就记在心下，到今日即以此为证。唉，事到如今，只好禀报主母，再作计较。送些银两，去到监中，贿赂那些狱吏禁差，以免我少东人横受那非刑之苦也。

(唱) 悔恨那少东人不听我劝，
到今朝竟遭受不白之冤。
无奈何禀主母把监去探，
也免得我东人肌肤难全。

(白) 走啊！

(陈唐下。)

【第三场】

(四长枪手、高奎同上。)

高奎 (念) 昼夜勤营守，闾阎保平安。
(白) 俺，临清州城守营高奎是也。自从供职以来，地方尚是安靖。近忽发现大盗，打劫包府，惨杀人命。幸已破案，拿获审问明白。昨日东昌府令文到来，命将本案江洋大盗一十八名，解往东昌府复审。太爷命俺带来二十名兵丁押送前往。兵丁们，州衙去者！

(众人同下。)

【第四场】

(解差上。)

解差 (白) 哈哈。
(数板) 当差难，当差难，终朝每日不得闲。背公文，押人犯，过恶水，走荒山，顾不了饥饱劳碌三伏数九受热冒风寒。差事当得好，也挣不了多少钱，差事出了岔儿，前功满玩儿完。打板子，坐大监，全家大小断了吃穿！有心辞差另找事干，怎奈我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当时饥荒就在眼前。思前想后真难办，倒叫我犹豫不定进退难、进退难。

(白) 我郭顺。自幼少读诗书苦，身无一技之长，久在东昌府衙门内，当了一名解差。今又奉上司差遣，来到临清州衙门，提解一十八名江洋大盗。我特来到监中，探探李七的脾气。
来此已是。看监的是哪位哥们在？

(禁子上。)

禁子 (白) 啊哈！
(念) 我禁卒当了五十来年，不想今日被他——

(禁子手指内。)

禁子 (念) 欺负的苦难言。

(禁子开门。)

禁子 (白) 谁呀？
解差 (白) 我是东昌府派来的解差郭顺。
禁子 (白) 哦，郭老弟，老没见啦。你干什么来啦？

解差 (白) 哦，老大哥呀，今日您值班吗？好极啦！不瞒您说，我是奉我们上司差遣，来到临清州衙门，提解一十八名江洋大盗，解往东昌府复审。不想你们这太爷，久命我原差原解，不另派差。

禁子 (白) 哟！您这责任真是不轻。不用说，我得给您贺喜。

解差 (白) 贺的什么喜？

禁子 (白) 这是我们太爷瞧得起您另加青眼啊！

解差 (白) 得咧，别改我了。苦差使，真格的，我听说大盗李七，十分凶恶，咱哥们当然是不怕他的喽。您把他带来，见见我，我给他个下马威。他是个强盗，是有钱的，一路上，我也好敲诈敲诈他呀。劳您驾，把他提落过来！

禁子 (白) 哎呀，老弟啊，别的强人，我们都能整治他，唯有这李七啊，咱们的那一套可全使不上啦。

解差 (白) 傻哥哥，怎么会使不上哪？您瞧我的。

禁子 (白) 好吧，您这儿等着，就瞧您的啦。

解差 (白) 来吧，您瞧我的吧！

禁子 (白) 有请七爷。

(李七上。)

李七 (白) 禁卒撵我来呀！

(唱) 天生我英雄性豪杰胆量，
杀父仇何日里才能取偿？
身落魄一失足自投罗网，
攀王良雪小恨他活活遭殃。

(白) 禁卒，请你七爹爹有何话讲？

禁子 (白) 七爷，我给您道喜啦！

李七 (白) 啊，有什么喜事，快快讲来！

禁子 (白) 您不知道。今日东昌府派了一名解差，送到公文一件，要请您十八位好汉，到东昌府去复审，到了那块，东昌府的太爷，一看您是个汉子，就许把您给开放了。那时候，够多么露脸啊！

李七 (白) 你待怎讲？

禁子 (白) 您就成名露脸啦！

李七 (笑) 啊哈，啊哈，哎呀呀！

(白) 但不知何人的解差？

禁子 (白) 解差郭顺，原差原解。他现在门口伺候，要见见您哪。

李七 (白) 好，叫他进来！

禁子 (白) 喳。

(禁子出门。)

禁子 (白) 兄弟，这儿来！

解差 (白) 怎么这么半天，李七好大架子呀！

禁子 (白) 告诉您说，你可要小心啊！

解差 (白) 你别胆小啦！

(禁子、解差同进门。)

禁子 (白) 七爷，解差郭顺见您来啦。

解差 (白) 你就是李七吗？

(李七气。)

解差 (白) 嘿！你就是李七吗？

(李七气。)

解差 (白) 嘿！李七，你瞧是谁来啦？

(李七抓住解差。)

李七 (白) 哈哈，我把你这个王八日的，好大的狗胆！见了你七爹爹，毫无礼貌，还叫我的名字，藐视你七爹爹！待我打死你这个有眼无珠、狗仗人势、王八日的，着打！

(唱) 恼恨你小解差空长狗眼，
无富贵无贫贱你应礼貌当先。
藐视我犯罪人不如鸡犬，

(白) 着打!

(李七打。)

李七 (唱) 这恶狗仗人势胆大包天。

解差 (白) 哎哟, 疼死我了!

禁子 (白) 七爷, 赏我个脸, 饶了他这次吧。

李七 (白) 看在你的面上, 饶了他这条狗命。

(李七松手, 踢解差。)

李七 (白) 滚了出去!

解差 (白) 哎哟, 我还没受过这样的苦哪。唉, 这也应该阅历阅历, 以后才有经验。不过是我这头一回跟他见面, 就成了冤家对头, 这一路之上, 还受得了吗! 这、这、这怎么办?

禁子 (白) 嘻, 这是何苦? 你自找无趣吗, 瞧你的吧!

解差 (白) 别介, 大哥, 您得救救我, 我给您磕头啦!

(解差磕头。)

禁子 (白) 起来, 起来! 咱们哥俩, 不过这个, 你要是给李七来这么一手, 嬉皮笑脸, 说上几句好话, 我再从旁边嘀咕嘀咕, 解铃还需系铃人, 你这围可就解啦。

解差 (白) 唉, 咱们哥俩, 哪能够给他低头啊!

禁子 (白) 你瞧, 又来啦不是? 既那么说我可就管不了啦。

解差 (白) 真格的, 我是真拉不下脸来。

禁子 (白) 你既不愿受人家欺负, 又何必先欺负人呢?

解差 (白) 对啦, 还是您见识多, 能硬能软, 也罢! 好汉还有好汉在, 恶人偏遇恶人磨。有咧!

(笑) 哈哈……

(白) 七爷您大人不见小人怪, 还能够挑小人的眼吗! 刚才我见您, 刚开口说话, 这礼还在后头呢。我这才给您请安啦!

(李七歪身。)

解差 (白) 有的。骆驼打哈欠——掉脸啦! 我那边去。

禁子 (白) 七爷, 我这给您请安啦!

李七 (白) 七爷, 您瞧我吧, 赏他个脸吧。

解差 (白) 唔。解子你到此做什么?

李七 (白) 七爷, 这次我护送您到东昌府去。路上我还给您预备了好些吃的哪!

解差 (白) 唔, 预备些什么?

李七 (白) 那自然是好的喽。鸡鸭鱼肉, 鲜果美酒。

禁子 (白) 唔, 好啊!

李七 (白) 你瞧, 称他的心不是啊!

解差 (白) 啊哈哈……你还有点人心, 我也不见怪你了。一路之上, 俺好汉兄弟, 一十八人, 你当一律看待, 不准偏袒优异于俺一人, 免使俺有负义不公之恨。你要牢牢记下了!

解差 (白) 是啦。

(解差背躬。)

解差 (白) 哟, 敢情他都知道公正不私, 重义遵礼, 真是愧死我们了。

李七 (白) 禁卒, 你将王良唤出, 俺老子有话讲。

禁子 (白) 有请王相公!

(王良上。)

王良 (白) 喂呀, 冤屈呀!

(唱) 悔恨不听陈唐劝,
失足上了枉死船。
祸根起在宜春院,
李七与我结仇冤。

李七 (白) 王良啊!

(唱) 恨王良不自爱枉读经传,
走花街穿柳巷误作良缘。
宜春院挣春色触犯虎颜,

我看你怎能解这清白之冤？
 (白) 王良啊，我的儿啊！你既然当堂招认，还有什么埋怨？絮絮叨叨喊冤枉，着打！

解差、
 禁子 (同白) 七爷，您瞧您的贵手多么大，王良的贱头多么笑，以大敌小，怎能承当？您就开恩吧！

李七 (白) 啊哈哈，解子，方才禁卒替你讲情，而今你又替王良讲情，你们好大的面孔啊。也罢！
 王良，他们替你求情，我也不打你了，我要罚你。

王良 (白) 罚我什么？
 李七 (白) 你乃是有钱之人，罚你几百两银子，也好做咱兄弟的路费之用。
 王良 (白) 七爷呀！
 (唱) 可怜我年纪少无识少见，
 自作孽怎能叫家室牵连。
 望求我七爹爹施行方便，
 我身旁实无有许多银钱。

(白) 七爷饶了我吧！
 李七 (白) 怎么讲？
 王良 (白) 饶了我吧！
 李七 (白) 王良，我把你这吝啬鬼啊！
 (唱) 小王良守财奴敢不遵命，
 莫怪我七爹爹不讲人情。
 你家富而不仁刻薄吝啬，
 不怜贫不恤苦何等忍心！
 我这里并非是逞强任性，
 都只为弟兄们困苦家贫。
 你若是无天良执迷不醒，
 也罢！
 (唱) 我就要至死地也攀连你身！

(王良哭。)
 王良 (白) 哎呀，七爹爹啊，我情愿将这里所有的银子，送上与你。还是求你饶了我的性命吧！
 禁卒，把我家中送来的银子，完全送与七爷，以做路费。

禁子 (白) 来吧，七爷，王良的银子给您吧！
 李七 (白) 查点多少！
 (禁子偷一锭藏身，以手示李七九锭势。)

李七 (白) 唔，这点银子，先送咱老子买烧酒喝吧。禁卒，装入银袋，呵哈哈……
 王良 (哭) 喂呀！
 (二犯人同上。)

二犯人 (同白) 七爷，恭喜您大喜啦！
 李七 (白) 二位朋友，咱何喜之有？
 二犯人 (同白) 听说东昌府太爷要接您去复审，若是机缘凑巧，岂不就脱出牢笼啦吗？咱们相处多日，都很佩服您公平正直，并且感激您的照应，不用说别的，就说咱们禁哥吧，他居然被您感化，不肯凌辱咱们犯罪的人啦。这岂不是您的功德吗？我们哥俩没别的谢您，这两锭银子就送给您买点下酒菜吧！

李七 (白) 弟兄交好，不必多礼。
 二犯人 (同白) 七爷敢莫是嫌少？
 李七 (白) 如此说来，俺到要领谢了。
 二犯人 (同白) 请！
 李七 (白) 请！
 (二犯人同下。)

李七 (白) 禁卒，将银子装起来！
 禁子 (白) 是。好收成啊！
 李七 (白) 装好了没有？

禁子 (白) 给您装好啦。
 李七 (白) 王八日的禁卒，他们二人，是俺患难朋友，一人送俺一锭银子。你乃是衙门差使，外快甚多，你该送俺多少银子？
 禁子 (白) 哎哟，七爷，您这是怎么说的！小的还没跟您讨赏啦，你怎么倒打一耙啦，这不是要我的图财害吗？
 李七 (白) 什么叫“图财害”？
 禁子 (白) 图财害是要命吗。我没有钱。
 李七 (白) 好。你说你没有银子，上前来，俺要搜你。如若搜出银子，俺就打死你王八日的！
 禁子 (白) 七爷，别介，有啦，有啦！
 (禁子取银。)
 禁子 (白) 这是我媳妇挣来给我的一锭银子，可是不容易啊。我这儿送给您，就算是您媳妇挣来给您的吧。
 李七 (白) 胡说八道！
 (王良在旁看见银子。)
 王良 (白) 怎么，这是我家的银子，莫非是被你抢来的么？
 禁子 (白) 这才是胡说八道。你真是血口喷人！你瞧，咱们站在这一块，谁像抢人的？
 李七 (白) 你说是你家的银子，有何凭证？
 王良 (白) 而今盗匪为患，抢案甚多，我家藏的银子，都刻有王字暗号为凭，尚未在外行使，如若不信，请将我刚才送与你的银子拿来一验，便知明白。
 李七 (白) 啊，有此等事！
 禁卒，快将银子拿来！
 禁卒 (白) 七、七、七，七爷，您、您、您，您不必追究啦。我直言直说，这锭银子是刚才王良送给您的时候，我我我……
 李七 (白) 你怎么样？
 禁子 (白) 我藏起来了一锭。您要不信，您去数一数您的银子。我现在自己投案，原璧归还。我这还不算一个大大的好人吗？
 李七 (白) 好一个快手狗日囊的！俺打死你这王八日的！快快把你自己的银子拿些出来！
 禁子 (白) 饶了我啵，我实在是没银子啊！
 (犯人丙上。)
 犯人丙 (白) 啊七爷，不必因他动气，我替他垫上两锭银子，您收下吧！
 李七 (白) 哎呀呀，你真是好朋友！
 禁子 (白) 谢谢您啦。
 七爷，还是我给您收起来吧！
 李七 (白) 王八日的，不用你了！
 禁子 (白) 王八日的不用我了！
 李七 (白) 解子过来，将这袋内十八锭银子交付与你。如有失落，惟你是问！
 解差 (白) 是，是，是！是这袋内是有十八锭银子啊？我得瞧瞧。
 李七 (白) 我把你这王八日的！
 解差 (白) 那是七爷。天可不早啦，赶紧收拾预备咱们的行程要紧哪！
 李七 (白) 几时启程？
 解差 (白) 明日启程。
 李七 (白) 怎么讲？
 解差 (白) 明早天明就启程啦。
 李七 (白) 好啊。既是明天启程，今晚我们要快乐一番。
 禁卒，命你预备顶上的酒席，我们弟兄同王良，大家饱餐一顿，明早去解长亭去者。
 (李七用手牵王良。)
 李七 (唱) 你我同遭受国法，
 我为抢杀你为贪花。
 挣风斗殴把冤仇结下，
 你要怨你自己莫怨咱。
 (白) 走！

(李七、王良同下。解差要唱未唱，下。)

【第五场】

(四长枪手、高奎同上。)

高奎 (白) 俺高奎。今奉太爷之命，带领二十名兵丁，押解一十八名江洋大盗，前往东昌府。今早即刻启程。
兵丁们，分列分行站立!

众人 (同白) 啊!

高奎 (白) 少时，一十八名犯人出监，太爷亲来点名，你们须要小心戒备，伺候了!

众人 (同白) 啊!

(四青袍、书吏、解差同上。)

众人 (同白) 啊!

(王天祥上。)

王天祥 (念) 清官守分清如水，污吏横行不顾名。为恶到头终有报，冤情枉断必能伸。
(白) 下官，王天祥，自到任以来，地方甚是安靖。近日忽有大盗李七率领群盗，共计一十八名，内有一名，是本城秀士姓王名良，从中主谋，抢掠包府，惨杀人命。幸得天网恢恢，俱被拿获。昨日升堂审问，均已招供。今奉东昌府令文，命将全案盗犯，押解东昌府复审。本州特派官兵二十名，押解前往，即命今早启程。
左右!

众人 (同白) 哦!

王天祥 (白) 少时监犯出监，本州亲自点验。你们小心防备了!

解差 (白) 有!

王天祥 (白) 提盗犯出监，可曾齐备?

解差 (白) 俱已齐备。众犯出监啊!

众人 (同白) 哦!

(众盗同跳上。书吏点名。)

书吏 (白) 一名，二名，三名，四名，五名，六名，七名，八名，九名，十名，十一名，十二名，十三名，十四名，十五名，十六名。

王天祥 (白) 还有两名，怎么不见出来啊?

解差 (白) 李七，王良走动啊!

李七 (内白) 走哇!

王良 (内白) 苦哇!

李七 (内唱) 连夜里弟兄们开怀畅饮，
(李七、王良同上。)

王良 (唱) 被牵连思家乡哪有欢心?
出监门眼昏迷大堂来进，
见太爷忙跪倒不敢发声。

王天祥 (白) 你乃轩昂大汉，膂力过人，不务正业，甘为盗魁，今朝落网，死有余辜!

李七 (白) 呀!

(李七做羞愧难当状。)

李七 (白) 太爷，小人一时作错，身遭国法。纵然一死，常言道的好：好汉做事好汉当，至今后悔，实已晚矣。

王天祥 (白) 王良，你乃圣贤门徒，冀门秀才，与贼为伍，悖谬人情。将有何面目见尔祖宗于地下乎?

王良 (白) 哎呀，冤枉呀!

李七 (白) 王良啊，王良，我把你这狗囚囊的!事到于今，你还是哭哭啼啼，口口声声，冤枉冤枉，你到底是什么冤枉呀?

(王良坐地哭。)

李七 (白) 向我讲来!

王良 (白) 没没没有什么冤枉啊!
 (王良哭。)
 李七 (笑) 呵哈哈哈哈哈!
 (白) 如此讲来,方可算是明达之人。想你生长诗书门第,侧身秀才之林,不知束身自爱,你不该恃富游走勾栏,仗势争风斗殴,才惹下这场祸端。你岂不知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既已昧之于前,何必悔之于后!你说我攀你为盗乃是冤枉,我看你不知自爱,死亦不冤。且人生一世,终归逃不出这个“死”字。想我们绿林好汉子的行为,抢杀的是那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之家;保护的是那忠孝节义、仁慈善良之辈。我们纵死国法,何所顾忌!岂较那昏聩强徒,不分善恶,只图利己,遗臭万年。你我大丈夫,若是无声无臭,又生之何荣,死之何惧?此番起解去到上司那里,还不知是吉是凶。今日我们必须要大笑三声:哈哈,哈哈,呵哈哈!王良,随我来啊!
 (李七、王良、众盗同下。)
 王天祥 (白) 看这李七虽是绿林盗魁,讲话倒也豪爽。哈哈……
 掩门!
 (众人同下。)

【第六场】

陈唐 (内白) 走啊!
 (陈唐上。)
 陈唐 (唱) 东人苦读在书斋,
 平空大祸天降来。
 杀人劫财罪难解,
 (白) 有请主母!
 (张氏上。)
 张氏 (唱) 陈唐何事请我来?
 (白) 啊老管家,命你到衙前打听相公之事,为何这样慌张?
 陈唐 (白) 哎呀主母啊,只因十八名江洋大盗,打劫包府,被官拿获。贼头李七,将我东人攀扯在内。本州太爷将我家东人,屈打成招,问罪在监了。
 张氏 (白) 喂呀,夫哇!
 (唱) 贼人无故将夫害,
 攀扯黄门一秀才。
 拆散少年夫妻爱,
 (哭头) 哎呀,老管家呀!
 (唱) 救主之计早安排。
 (哭) 喂呀……
 (张氏哭。)
 陈唐 (白) 哎呀主母哇,依老奴之见,去到监中问过东人详细,然后设计救主。
 张氏 (白) 也罢!待我收拾收拾,同到监中便了。
 陈唐 (白) 老奴随行。
 张氏 (唱) 鱼水恩情十数载,
 死后誓埋一坟台。
 夫被攀扯妻还在,
 (张氏换衣。)
 张氏 (唱) 探夫吉凶莫迟挨!
 (陈唐、张氏同走圆场。)
 陈唐 (白) 主母在此等候,待老奴前去问来。
 (禁子暗上。)
 陈唐 (白) 禁官请了!
 禁子 (白) 你是做什么的?
 陈唐 (白) 老奴陈唐,同了我家主母,探望我家东人来了!
 禁子 (白) 你家东人起解了。临行之时,留下言语:家中有人前来探望,就说十里长亭相

见。
 陈唐 (白) 有劳了!
 (禁子下。)
 陈唐 (白) 啊主母, 东人起解了。留下言语, 家中有人前来探望, 就说十里长亭相见。
 张氏 (白) 如此带路!
 (唱) 闻夫起解心寒凛,
 好似同林鸟失群。
 今到长亭将夫问,
 (白) 老管家呀!
 (唱) 探夫岂肯见强人?
 陈唐 (白) 主母啊!
 (唱) 东人主母两和顺,
 顷刻之间要离分。
 今日暂忍心头恨,
 问明设计救主人。
 张氏 (白) 罢!
 (唱) 忍耻含羞入贼群,
 拼命也要见夫君。
 (陈唐、张氏同下。)

【第七场】

(四长枪手引高奎同上。)

高奎 (念) 太平食君禄, 国乱见奇功。
 (白) 俺, 临清城守营高奎。只因大盗打劫包府, 俱已拿获, 今解上司, 大老爷命俺押解。
 众兵丁, 押解去者!
 众人 (同白) 啊!
 (众人同下。)

【第八场】

李七 (内白) 呔, 趲行者!
 (四长枪手、四刀斧手、四贯头、解差、高奎押王良、李七同上。)
 李七 (唱) 好汉犯法难逃遁,
 高奎 (白) 歇息再走!
 李七 (唱) 几个人活百岁春?
 王良 (白) 苦啊!
 (唱) 回头不见临清郡,
 睁眼哪见我家门。
 王良阴德何处损?
 李七 (白) 陡!
 (唱) 一怒打你地埃尘。
 (白) 陡! 王良, 我把你哥囚囊的! 一路之上, 走又不走, 耽误路程, 老子打死你这王八日的!
 解差 (白) 哎呀七太爷, 王良乃是年幼书生, 怎么禁得住您打, 不用打他啦!
 李七 (白) 不打, 待老子骂他。
 解差 (白) 唉, 您老人家行路辛苦了, 待晚生替您骂。
 李七 (白) 啊解子, 你也会骂人么?
 解差 (白) 骂人乃是我祖传七辈子, 骂惯了的。
 李七 (白) 也罢。你替咱老子骂这王八日的。
 解差 (白) 您瞧真喽!
 李七 (白) 骂!

解差 (白) 这可是您叫我骂的。

李七 (白) 你只管骂!

解差 (白) 我可骂了?

李七 (白) 骂!

解差 (白) 嘿! 王良, 我把你这王八日的!

李七 (白) 骂东西!

解差 (白) 我把你这个囚娘养的!

李七 (白) 骂!

解差 (白) 嘿! 王良, 你是龆门秀才, 什么干不得, 你单做响马, 你连累好人在内, 我把你这个贼儿胚子!

李七 (白) 唉, 解子, 你这是怎样骂法?

解差 (白) 我骂得好不好?

李七 (白) 嘻, 你怎样指着你七爹爹骂?

解差 (白) 我这叫做“回龙骂”。

李七 (白) 什么叫做“回龙骂”?

解差 (白) 我这忘八日的, 手还要挑回来, 这就叫做“回龙骂”。

李七 (白) 好。如此你再骂!

解差 (白) 再骂您舍得吗?

李七 (白) 怎么舍不得?

解差 (白) 你舍得死, 我就舍得埋呀。

李七 (白) 再骂!

解差 (白) 你瞧真了。呔! 王良, 我把你这囚娘养的! 七太爷是个白面书生, 岂似你这煤黑子。此番解你到上司, 砍你头, 剥你皮, 好个王八日的!

李七 (白) 呔! 王八日的骂咱老子!

解差 (白) 哎呀七太爷, 我不敢! 七太爷你瞧着我的高抬贵……

李七 (白) 什么叫“高抬贵”?

解差 (白) 高抬贵是手嘛。

李七 (白) 待咱老子劈了你!

解差 (白) 您瞧我的皇城拐……

李七 (白) 什么叫做“皇城拐”?

解差 (白) 皇城拐是脚嘛。

李七 (白) 饶了你这王八日的!

解差 (白) 七太爷, 你瞧我骂的好不好?

李七 (白) 你这样骂, 咱老子也会骂。

解差 (白) 七太爷也会骂。你骂给我听!

李七 (白) 听咱老子骂!

解差 (白) 骂吧, 您。

李七 (白) 呔! 王良, 我把你这王八日的! 你这贼狗日的! 呔! 解子, 你吹什么?

解差 (白) 常言道的好, 骂是风吹过。

李七 (白) 老子打死你这王八日的!

解差 (白) 哎呀七太爷, 你打的是下下着。

李七 (白) 去你娘的!

解差 (白) 多谢七太爷!

李七 (白) 哎呀, 哎呀!

(李七打哈欠。)

解差 (白) 哎呀, 七太爷要挺尸了。

李七 (白) 呔! 王八日的, 骂咱老子。

解差 (白) 喝! 七太爷, 我骂您什么啦?

李七 (白) 骂咱老子挺尸了。

解差 (白) 什么? 这“挺尸”二字, 不是骂人, 乃是奉承您哪!

李七 (白) 什么奉承老子?

解差 (白) 我问问您: 你们那里有客来了, 吃了晚饭, 喝了夜酒, 请客做什么?

李七 (白) 请客睡觉。

解差 (白) 哎呀，那是土话。官场中叫“挺尸”，乃是奉承人的。

李七 (白) 啊，官场中叫“挺尸”，乃是奉承人的话呀？

解差 (白) 是奉承人的话。

李七 (白) 这等说老子要“挺尸”了。

解差 (白) 挺一辈子，可别翻身哪！

陈唐 (内白) 主母，随我来！

(陈唐、张氏同上。)

张氏 (唱) 夫妻恩爱深似海，
说什么出门头难抬！
管家问主今何在？

陈唐 (唱) 暂请止步休悲哀。
(白) 主母请在僻静之处歇息，待老奴进前。

张氏 (白) 你去呀！

陈唐 (白) 哪位是解子哥？

解差 (白) 你是什么人哪？

陈唐 (白) 我是王良的仆人，名叫陈唐。同我主母张氏，前来看望东人。相烦解哥容我们一见！

解差 (白) 你叫什么？

陈唐 (白) 我叫陈唐。

解子 (白) 哦，叫什么？

陈唐 (白) 陈唐。

解差 (白) 哦，哦，你叫陈唐呀？

李七 (白) 哎，哎，哎，解子，解子！

解差 (白) 哦，七爷，七爷！

李七 (白) 你与何人讲话？

解差 (白) 乃是王良的家人名叫陈唐。

李七 (白) 哦，陈唐可是个白发老头儿？

解差 (白) 是白胡子。

李七 (白) 叫他前来，咱老子有话说。

解差 (白) 是。
啊陈唐，七爷叫你有话说。

陈唐 (白) 哎呀，我不敢见他。

解差 (白) 怕什么？有解子大爷在此，只管大胆进前。

陈唐 (白) 是。
啊七太爷！

李七 (白) 你是陈唐？

陈唐 (白) 是陈唐。

李七 (白) 进前来，老子有话问你。

陈唐 (白) 七爷说什么？

李七 (白) 呔！陈唐，咱老子打劫包府案一口袋珍珠宝贝，十八个金元宝，是你拿去。今日还我便罢；若少一件，老子打死你！

陈唐 (白) 哎呀，七太爷呀！

解差 (白) 七爷不要动，不要动！

陈唐 (唱) 哎呀我哭一声七爹爹呀，
我叫一声七太爷呀，
你乃人上之人，我乃奴下之奴。
有道是：大不见小，贤不责愚，哎呀七爹爹！

李七 (白) 啊，起过，起过！

陈唐 (白) 谢七爷！

李七 (白) 哈哈。陈唐这几句话，说得好味。老子学他一学。

(李七学。)

李七 (唱) 我哭一声七爹爹呀，
我叫一声七太爷呀，

你乃人上之人，我乃奴下之奴。
有道是：大不见小，贤不责愚，哎呀七爹爹！

解差 (白) 五六工尺上。
李七 (白) 呔！王八日的做什么？
解差 (白) 您唱得好，我给您配个丝弦。
李七 (白) 王八日的，不用。
解差 (白) 哦，王八日的不用。
李七 (白) 嘻！咱说出来就不计较于你。方才乃是吓唬你呢。你不该在勾栏院中，打了俺一板凳腿。

陈唐 (白) 这……老奴不敢。
李七 (白) 咱说出来就不怪你。
陈唐 (白) 是，是，谢七爷。
李七 (白) 陈唐，你到此何事？
陈唐 (白) 因我家主母张氏，来看望我家东人来了。
李七 (白) 哎，好容易见么。你七爹爹犯罪，不能见你七阿婆；七阿婆不能见你七爹爹，你干敢带他夫妻见面么？不容见！

解差 (白) 教她见！
李七 (白) 嘻！不容见！
解差 (白) 教她见！
李七 (白) 呔！王八日的，不容见！
解差 (白) 哦，王八日的不容见。
李七 (白) 嘻，胡说！
陈唐 (白) 这便如何是好？烦劳解哥与我讲个人情吧！
解差 (白) 嘿！你还没瞧出来，不是我解着他，简直的是他解着我哪！我不能讲这个人情。
陈唐 (白) 哎呀，这就难了！
解差 (白) 你瞧，那位押解的将军，与李七交好，烦他讲个人情，一定有准。
陈唐 (白) 多谢指教。
啊，将军请了！

高奎 (白) 你何人？
陈唐 (白) 我是王良的家人，名叫陈唐。带领主母张氏来看我家东人，七爷不容相见。烦劳将爷在七爷面前讲个人情，容我主母见见东人，感恩非浅。

高奎 (白) 你且候着。
七爷，俺这厢有礼。

李七 (白) 施礼为何？
高奎 (白) 只因陈唐带领他主母张氏，来到长亭。看在我的面子上，容他夫妻一见。
李七 (白) 既是你前来讲情，本当不准；怎奈他夫妻好比园中嫩笋，山中之苗，这个人情看在你的分上，对陈唐去说，叫他主母拜我一拜，方容相见。

高奎 (白) 若是不拜？
李七 (白) 不容相见。
高奎 (白) 是。
陈唐，七爷言道，叫你主母拜他一拜，方容相见。

陈唐 (白) 若是不拜呢？
高奎 (白) 不容相见。
陈唐 (白) 哎呀，我怎么说得出口哇！
啊，主母，贼头李七言道：要主母拜他一拜，方容相见东人。

张氏 (白) 不拜呢？
陈唐 (白) 不容相见。
张氏 (白) 咤！
(唱) 奴本是秀才妻宦门后代，
他为盗犯王法死是应该！
今向前求拜他成何体态？
(白) 陈唐啊！
(唱) 年纪迈事三省休要痴呆。

陈唐 (白) 哎呀，主母哇！
(唱) 非是我为仆的心直口快，
这也是无可奈事急言开。
在长亭今不把贼人来拜，
哎呀，主母哇！
你夫妻要相见再世投胎。

张氏 (白) 啊！
(唱) 不依从今拆散夫妻恩爱，
细思量这都是天降祸灾。

(白) 老管家前去说道，我就拜他一拜。

陈唐 (白) 是啊。
解哥，我主母来拜七爷。

解差 (白) 我与你说一声。
七爷，王良的妻子前来拜您。

李七 (白) 叫她来。

解差 (白) 是。
陈唐，七爷要你主母向前。

陈唐 (白) 是。
啊主母，见过七爷。

张氏 (白) 知道了！
(唱) 强盗言好一似纸上笔裁，
奴今有含冤事腹内藏埋。
恨不得把贼子尸分万块，

陈唐 (白) 东人事大。

张氏 (白) 哎！
(唱) 到此际身无主难以安排。

陈唐 (白) 七爷，我家主母来拜七爷。

张氏 (白) 七爷万福！

李七 (白) 嘻嘻，待我看看秀才的娘子。

解差 (白) 哎呀，要怎么着？

李七 (白) 哎呀，妙哇！
(唱) 赵玄郎打开雷神洞，
丹凤眼下观面容。
我看她好似赵京娘，
可认得我关西赵玄郎！

(笑) 哈哈，嘻嘻，哈哈，啊，哈……哧！

解差 (白) 好。

李七 (白) 王八日的！

解差 (白) 可不是七爷？

李七 (白) 啊，这女子我在哪里见过她来，怎么想她不起？

解差 (白) 呸！您一路上见人家妇女，就说见过。她是秀才之妻，从不出门。您在哪里见过？

李七 (白) 呔！王八日的！老子说错一句话，你就叨叨半天。常常如此，打死你吧！

解差 (白) 七爷，我这半天没有开口啦！

李七 (白) 王八日的！

解差 (白) 七爷。

李七 (白) 嘿，陈唐，你叫他夫妻相见吧！

陈唐 (白) 是。
主母，见过东人！

解差 (白) 王良，见过你妻子！

王良 (白) 哦，我妻在哪里？

张氏 (白) 相公在哪里？

王良 (白) 哎呀，妻呀！

张氏 (唱) 黄榜客受五刑容颜改变,
相公啊,
受寒窗习孔孟府学秀才。
问相公犯何罪衣巾何在?
贼与你何仇恨惹祸招灾!

王良 (白) 哎, 妻呀!
(唱) 闭柴门家中坐祸出意外,
十数名贼响马俱从外来。
贼李七攀扯我冤枉难解,
哎呀妻呀!
结发情今分散再世和谐。

陈唐 (白) 七爷呀!
(唱) 你本是大丈夫量如沧海,
我东人有不到休记心怀。
施恩德救一命留传万载,
哎呀七爷呀!
老陈唐祝告你早除祸灾。

李七 (白) 起过一旁。
呀!
(唱) 他一家生拆散被俺所害,
铁石人虽无泪也要悲哀。
眼见他王门中绝了后代,
(白) 嘻!
(唱) 今做个大义人把手高抬。
(白) 李七呀李七, 你这是何苦? 不攀扯王良在内, 也不过是一死, 你为何连累好人
家子弟? 你良心何忍, 天理何存? 哎呀, 阿弥陀佛!

解差 (白) 哎呀, 王八日的, 会发了善心啦!

李七 (白) 嘻! 陈唐, 叫你东人、主母同拜咱一拜, 到了上司那里, 这大罪有咱一人承担,
不与你东人相干。

陈唐 (白) 多谢七爷。
哎呀东人、主母, 七爷言道: 只要东人、主母同拜他一拜, 到了上司那里, 若
有大罪, 他一人承担, 不与东人相干。

王良、
张氏 (同白) 哎呀七爷, 受我夫妻一拜!
王良 (唱) 感谢你发慈悲豪侠气概,
张氏 (唱) 归家去供奉你长生位牌。
王良 (唱) 黄雀报救命恩衔环书载,
陈唐 (白) 哎呀七爷呀!
(唱) 你好比西天佛从天空降来。

李七 (白) 王良啊!
(唱) 俺李七并非是虚言一派,
你身在龔门中枉为秀才。
某看你夫妻义少年恩爱,
走花街宿娼院论理不该。
非是俺今受你夫妻跪拜,
警戒你要自新莫走花街。
(白) 哎!
(唱) 打退你寻花心勾锁孽债!

(李七欲打。)

张氏、
王良 (同白) 七爷饶命啊!
(王良、张氏相抱, 跪求。)

李七 (白) 呀!

(唱) 昨夜晚得一梦未曾解开。

(白) 咦！我方才扭打王良，张氏将他搂抱在怀。某昨晚梦见一黑煞追赶白虎，从空飞来一只金凤，将白虎抱在怀中。又来了一位白发公公，他言道：李七，李七，你不攀扯王良在内，日后还有孝义天官搭救于你。我问他：孝义天官是谁？他言道：明日午时三刻在你跟前，口称男女授受不亲者，就是孝义天官。唉！梦中之言，不可不信，不可全信。咱自有道理。

陈唐！

陈唐 (白) 七爷！

李七 (白) 你与咱走个家信。

陈唐 (白) 七爷府上住在哪里？

李七 (白) 咱住在河南光州夏木下市。

陈唐 (白) 住在哪里？

李七 (白) 河南光州夏木下市。

陈唐 (白) 嘻，不懂啊！

解差 (白) 唉，这也不懂。他住在后池东小市。

李七 (白) 王八日的说错了！

解差 (白) 王八日的说错了，再说。

李七 (白) 咱住在河南光州夏木下市。

陈唐 (白) 怎么叫做“夏木下市”？

李七 (白) 夏木下市不种田，遇见客商吃半年。

陈唐 (白) 什么叫做吃半年？

李七 (白) 上半年水大，客商的船，从咱那里经过，上船打劫一回，就吃过上半年。下半年水退了，种些杂粮杂豆，收割起来，又吃过下半年。这就叫做“夏木下市不种田，遇着客商吃半年。”

陈唐 (白) 啊好地方！

解差 (白) 地方要是不好，哪能净出强盗。

李七 (白) 王八日的！

解差 (白) 七爷！

李七 (白) 好汉！

解差 (白) 不错，好汉！

李七 (白) 解子拿咱的银子来！

解差 (白) 在包袱里，待我拿来。

李七 (白) 七爷，银子在此，数数锭件，一五、一十、十五零三锭，共十八锭。

解差 (白) 唛，十九锭。

李七 (白) 唉，老爷子，只有十八锭。

解差 (白) 咱老子是吓唬你呢，只有十八锭。

李七 (白) 好强盗心眼。贼咬一口，入骨三分，老爷子烟儿。

解差 (白) 嘻！交与陈唐。

陈唐 (白) 陈唐收下。

李七 (白) 七爷，这银子交与何人？

解差 (白) 交与七阿婆。

陈唐 (白) 呵，何人哪？

解差 (白) 你又不识，七太爷家有七只鹅。

李七 (白) 呔！王八日的，不许开口！

解差 (白) 哦，王八日的不许开口。

李七 (白) 你交与咱的老婆。

陈唐 (白) 哦，敢是七奶奶？

李七 (白) 着、着、着，正是她。

陈唐 (白) 七奶奶乃是一主，我乃一仆，此番前去，男女见面，授受不亲。

李七 (白) 怎么讲？

陈唐 (白) 男女授受不亲。

李七 (白) 咦咦，哈哈……好哇！梦神言道，今日在我跟前，口称男女授受不亲，就是孝义天官。莫非就是陈唐他，能救得我的性命呀？

陈唐 (白) 陈唐，你主人之罪，俺一人承当，你可能救得我命？

李七 (白) 哎呀七爷呀，你发慈悲之心，救我家东人；七爷之罪，我陈唐情愿舍命代替。

陈唐 (白) 好。受咱一拜！

李七 (白) 七爷请起。

李七 (唱) 你主之罪咱去当，
李七杀刚是应当。
你若救我出罗网，
好似佛祖法无量。

陈唐 (白) 哎呀七爷呀！

陈唐 (唱) 埋蛇之人拜丞相，
老人结草破秦邦。
杨宝救雀把义仗，
七爷呀，
我舍老命替你亡。

李七 (白) 多谢老哥哥！

李七 (唱) 待你如同亲兄长，
再也不敢起不良。

李七 (白) 老哥哥！

陈唐 (白) 啊七爷！

李七 (白) 你将这银子送到我家，不要交与咱的老婆。

陈唐 (白) 交与何人？

李七 (白) 交与双牛儿。

陈唐 (白) 什么？

解差 (白) 哎呀，叫他家中买两只牛。

李七 (白) 王八日的说的不是。

解差 (白) 你说！

李七 (白) 交与我的儿子。

陈唐 (白) 敢是大相公？

李七 (白) 哽，不敢。是你的侄儿，你的侄儿，哈哈……

陈唐 (白) 怎么叫做双牛儿呢？

李七 (白) 你不知道，我那晚偷盗落空而回，路过人家的稻场，见那里拴着两头牛，是我顺手带了回来。走到家中，我哪老婆咯吱生了一个娃子，候我取名。我一时措手儿不及，照着两头牛就取个名字叫双牛儿。

解差 (白) 哦！好畜生！

李七 (白) 忘八日的！

解差 (白) 可不是吗？

陈唐 (白) 这银子交与大相公，叫他攻书？

李七 (白) 不要攻书。

陈唐 (白) 作买卖？

李七 (白) 也不要做买卖。

陈唐 (白) 做什么呢？

解差 (白) 七爷，陈唐将这银子交与大相公，不要攻书，也不要做买卖，教他请几位教师，在家学习拳棒，做一位大大英雄，与七爷一样，天下第一好汉。

李七 (白) 哈哈……这话说的好的，陈唐，将银子赏他一锭。

陈唐 (白) 啊解哥，七爷道，你的话说的好，赏你一锭银子。

解差 (白) 我的话说的好的，赏我一锭银子，待我再说一遍。
七爷，这银子交与大相公，不要攻书，攻书怕攻不成，名不就；做买卖恐怕蚀了本。叫他学武艺，总得学得高，只有他打人，人打他不着，天下第一的英雄。

李七 (白) 咦，哈哈……又说得好，再赏一锭银子。

陈唐 (白) 七爷又赏你一锭银子。

解差 (白) 又赏我一锭银子。我再说几句，把他的银子都说过来。
七爷叫大相公学武艺，逢山山过，遇水水行，封相封侯，封王封平头王，挂在市口上。

李七 (白) 哎! 忘八日的话说错了, 将银子退回来!

陈唐 (白) 七爷, 他不退。

李七 (白) 老子打死你!

解差 (白) 原封交回。

李七 (白) 陈唐, 将银子送到我家, 叫双牛儿买些鱼肉, 吃得精精壮壮, 肥肥胖胖, 将三号棒锤, 打做二号, 二号打做头号, 把腿裹得紧紧的。

陈唐 (白) 这是为何?

李七 (白) 老子做强盗, 咱养的儿子, 少不得也是个小强盗, 好挨夹棍哪!

陈唐 (白) 这是什么话?

李七 (白) 陈唐, 咱先言过, 你东人之罪, 俺一人承当。你同你主母回去, 料理家务, 再到上司打听音信便了。

陈唐 (白) 多谢七爷, 哎呀, 东人, 七爷言道; 你的罪名, 他一人承当。我同主母回去料理家务, 再到上司打听好音信便了。

王良 (白) 哎呀妻呀, 你我夫妻就此一别了。

张氏 (白) 哎呀夫哇!

(唱) 祸事无门从天降,
同林之鸟飞两乡。

王良、
张氏 (同唱) 拜谢七爷恩浩荡!

李七 (白) 唉!

(唱) 一言出口难收藏。

陈唐 (白) 主母啊!

(唱) 且将愁眉暂收放,

张氏、
王良 (同哭) 哎呀 (夫) (妻) 呀!

(同唱) 善恶自有天昭彰。

(同哭) (夫) (妻) 呀!

(张氏、王良同哭。张氏、陈唐同下。)

王良 (白) 哎呀妻呀!

(唱) 我似浮萍随风浪,

李七 (白) 王良啊!

(唱) 你放大胆休愁肠。
且待辩明你冤枉,
我命仗你老陈唐。

高奎 (白) 众兵丁, 趱路者!

(众人自两边分下。)

(完)